

青年文艺家 速写 263

周涛



周涛

我的责任是育人

相比于中文和新闻这两个名声在外的学科，戏剧在复旦大学并没有独立学院。入选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上海青年文艺家计划的周涛，在复旦有着多重身份。他是艺术教育中心的通识课讲师，是复旦剧社的接棒人，是2015级世界史在读博士研究生，也是编导演样样拿得出手的戏剧人才。

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周涛在复旦大学工作了11年，他的办公室里有着满满的外文书，也有一架给女儿备用的婴儿推车。戴着一副黑色圆框眼镜的他有着艺术家的才华，也因为新晋奶爸的身份多了烟火气。

使命 从接过钥匙公章开始

上世纪90年代初，周涛就已经是小童星了。2009年，复旦剧社前任指导老师耿保生即将退休，学校发布了招聘公告，恰好被周涛的父亲看到，周涛经过面试顺利进入了高校。上班第一天，耿保生带他走进堆满杂物的叶耀珍楼505办公室，交给他两样东西，办公室钥匙和一枚公章。一句话没说，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复旦剧社完成了一次新的交接仪式。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之一、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洪深是复旦剧社的首任指导老师。接过前辈递来的钥匙和公章，周涛心里满是惶恐，这个动作幅度很小，分量却很重，复旦剧社可千万不能在自己手上搞砸啊。

读博 源自钟扬的一番话

周涛和自己执导的话剧《种子天堂》的主人公钟扬，曾在西藏有过一段同屋的日子。那是2013年，周涛在西藏为钟扬拍摄了一部微电影，钟扬虽然已经是长江学者、研究生院院长，却一点架子没有，常常和周涛聊个不停。得知周涛是硕士学历，钟扬鼓励他继续读博：“读了博士之后你会发现，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含金量和创作的深度会有所不同。”一度觉得自己的学业到此为止的周涛，有些醍醐灌顶。

没有攻读更得心应手的中文和新闻，周涛选择了世界史。大量的古英文，让他一边头疼，一边开启了排演莎翁剧作的新大门。对他来说，排一出莎士比亚的戏，写出来的论文质量比他看100本书的效果还要好，“莎士比亚的作品好比是一座圣殿，复旦让我敢上前去，用手摸一摸。”

教学 规矩很多重在用心

国外剧团演莎剧的时候，台上台下常常是有互动的，这让他让学生在课堂上展示的时候，不允许大家盯着稿子和电脑念，唯一的交流对象只能是听众的眼睛。排《种子天堂》时，周涛让大家不要看任何和钟扬有关的报道和微电影，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他甚至拆了所有的舞台道具，就留一块地板给大家找感觉。角落里，一位同学从胸腔中共鸣出藏族歌曲的音调，压抑的、孤独的感觉一下子来了。

带过的学生从80后到00后，剧社的成员也换了一拨又一拨，面对这群从全国各地汇聚来的未来各行业的精英，周涛希望看到的是人艺、国话这类专业剧团排不出来的作品。他也很坦然地面对在高校进行戏剧创作的尴尬，演员都是非专业的，每年的调教都要重来一遍，学生阵容是流动的，排戏的重要程度常常比不上考试、升学。

他说：“我不是走商业模式的导演，我的责任是育人。”和这群学生演员在一起，周涛看到他们对舞台的珍惜，也接收着学生给予他的无限可能，“非功利是我的天职，如果学生们能从我的课上、排练场上看见他自己，去感受戏剧带来的精神召唤，这样的意义远比排一部戏要大得多。”

本报记者 赵玥

让记录更文学 让文学更真实

上海丰富的纪实文学 创作土壤吸引各方人才

集聚 新人才

在上海这样一个曾经流传着《包身工》《小木屋》等纪实文学的城市，以记录现实、重温历史、审视当下为目的的现实题材写作，从来没有远离过。

纪实文学创作人才在此刻于此城的聚集，因为身处大时代，大事件层出不穷，一言九鼎的风云人物与生活在大背景下的普通人鲜活的生活，为纪实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记录每一个人，就是在记录时代前进的脚步。而深刻在这座城市中的红色基因，更是纪实文学创作的丰富宝藏。

有丰富资源取之不尽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深入上海，以真实而艺术的文字，对浦东开发的奇迹进行了全面且精彩的解读，那些年的浦东事，都在《浦东史诗》里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何建明意外滞留上海，被上海抗击疫情的故事感动和震撼，写就了报告文学《上海抗疫的第一时间》，他火热的心和激情的泪，随这座城市一起跳动和流淌。

不仅仅是书写上海，还有许多作家愿意把自己的纪实文学作品拿到上海首发，广东省文学学院院长熊育群也有长达十几年的记者生涯，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写就了十余万字的报告文学《钟南山：苍生在上》，在《收获》杂志上首发，熊育群的大学青葱岁月在同济大学度过，这也是他选择在《收获》杂志上首发的重要原因，上海这个城市对他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这是他文艺生涯的起步之处。

上海有丰富的纪实文学创作的土壤，上海因其独特的历史、地理原因，堪称一座活的近代史矿区，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上海，也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让片片“碎屑”集腋成裘

现实题材的纪实文学，是新闻和文学的融合。如果说，衡量新闻报道的时间是以小时计，那么衡量纪实文学的时间则以天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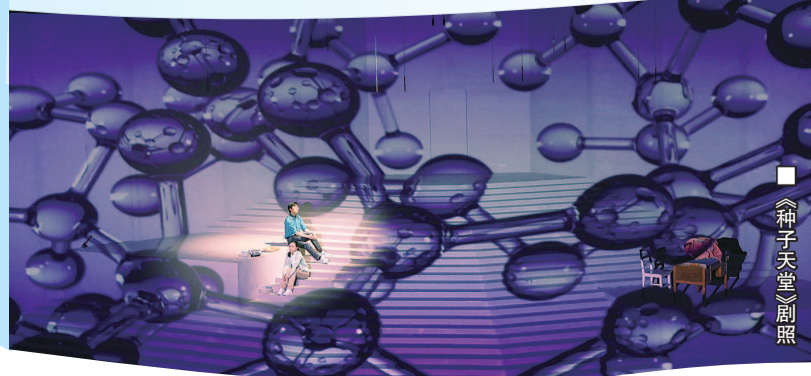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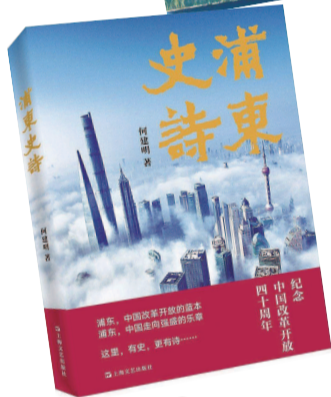
今年的特殊时期，许多记者投入了以抗疫为题材的纪实文学创作领域。对于《光明日报》首席记者颜维琦来说，《金银潭24小时》是第一次写作广播剧。“春节以来两个多月间采访过的那些人和事在脑海里碰撞，那些平静的、焦灼的、悲伤的、欢欣的、忧虑的、昂扬的声音一齐响起，急切地推着我，去寻找一个出口，将它们安放好。”纪实文学能让限于篇幅与主题而没有得到发表的背后故事延展开去得以铺陈和完整，能让片片碎屑集腋成裘。

在《收获》杂志担任编辑的吴越拿到《上海早晨——记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大学》这个题目后，长时间阅读材料，“我觉得我的工作可能就是‘解说’和‘导览’。从众多人物活动的踪迹和事件脉络中寻找人与事的相遇，寻找历史走向的一些痕迹，在无数个空白中，寻找可以落实的路径。”

这次写作《上海早晨》，没有一个在世的当事者可采访，吴越进入到历史河流中，与诸多前人做了一次精神采访，在他们的口述与回忆录中与他们对话，也向他们提问。

“历史无处不在，渗进我们的骨髓，我们的场所，我们的记忆。”吴越说，仅仅存在了六个年头的这所大学，是一座极其丰富、但迄今还不太为世人所熟悉的矿藏。“我通过当年的新闻时事资料和数十人的口述记录，稍微了解其中一些脉络与节点，已经感到兴奋与激越了。我期待方家挖掘出更多史实的因果、人物的风华。”

本报记者 徐翌晨



《种子天堂》剧照